

云归岭南

——忆曾昭奋先生

In Memory of Professor ZENG Zhaofen

薛求理 | XUE Qiuli

摘要: 本文回顾了著名建筑评论家和杂志编辑曾昭奋先生,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建筑创作的贡献。曾先生在打开窗口、编辑《世界建筑》之余,不遗余力地推动岭南建筑的发展,他是中国本土建筑评论当之无愧的先行者。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areer of Professor ZENG Zhaofen, a famous architectural critic and journal editor, during the years of open-door policy. While editing the journal *World Architecture* and introducing the international trends, ZENG resolutely pushed forward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especially the “Lingnan School” of Southern China. He is indeed a pioneer of critical architecture in China.

青年才俊丁光辉博士,攻建筑杂志带来的学术问题。他问道于我1980年代的建筑杂志和编辑,我们聊了上海和武汉的情况。我说,印象最深的,是《世界建筑》杂志曾昭奋先生。我有十多年未闻曾先生,心里在祈祷着他健康平安。和小丁同志谈完《世界建筑》,我怯怯地问,不知曾先生是否安在,小丁回说,曾先生已经于去年过世了。我不敢问的事,竟然发生了……上网去查,有维基、百度和华南理工大学发布的消息,简单却准确概况了曾先生的一生。

1980年代,中国大地百废待兴,各地的设计院摩拳擦掌,补回被耽误的时光,要在“建筑创作”上大干一番,创作的源泉来自何处?《建筑学报》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,让人回头从历史中寻找灵感。但更多人在瞭望海外的情景,寻找前路。因应这一形势,《世界建筑》于1980年创刊,当时的创刊通告,印在《参考消息》报纸的中缝里,“欢迎订阅,欢迎投稿”,我就将一篇关于贝聿铭先生的翻译习作寄去投稿,原文是美国《新闻周刊》上的一篇报道。《世界建筑》将此文刊登在创刊号上,创刊号上的其他作者有吴良镛、梅尘(陈志华)、罗征启、陶德坚和刘小石。这一初试,开

启了我投稿建筑杂志的兴趣。《世界建筑》接着刊登我写路易·康(Louis Kahn)的文章和一些通讯。吕增标主编频频回信鼓励,他到上海来开会,我们站在会议室门口,还简单地寒暄过。《世界建筑》之后发表了一篇批判我文章的文章,这就将学习外国建筑的课题,推上了讨论的气氛。

曾昭奋先生此时是《世界建筑》杂志的编辑,他写了篇关于“京派”“海派”和“广派”的文章,刊登在《建筑师》杂志(第17期)。此前的建筑评论,可以头头是道地评外国大师、论古代的建筑,但写到现今的情况,却总有些犹豫和避忌。因此,曾先生的文章,读来十分清新、直接和有力。关于各地区特色的定义和倡导,对打破建筑设计“千篇一律”的局面,起到鼓舞作用;对于蓬勃发展的岭南建筑,“广派”之说,更是指明了方向。

1985年初,曾先生接任《世界建筑》杂志主编,“创作”此时成了中国建筑界的热烈呼声。一本双月刊的杂志,满载海外的“先进”设计,文字和案例是黑白的,前后和中间是彩图夹页,图文信息量大,设计院和建筑系师生人手一本,唯恐漏读。那时,中国尚无“版权”之说,外国杂志上的彩页,尽管翻拍就是。《世界建筑》杂志的

作者:
薛求理,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。

Doi: 10.12285/jzs.20211203003

每期订阅量一度冲上 10 万本。

曾先生虽然主业编辑《世界建筑》，但他看到了中国建筑如何学习海外和如何提高自身的迫切性。当时国内院校和设计院人员在日本等国外杂志举办的设计竞赛中，得了不少奖项，对了解海外的设计水平和提高自信心有所帮助，《世界建筑》杂志于 1986 年在成都举办“走向世界”研讨会，我曾获日本“长寿之家”设计奖，获得邀请，但当时我在外地调研，无法出席。会议的专辑刊印了我的作品，与会的卢济威老师带给我一个会议纪念品，是一只竹编的老虎，听说是浙江东阳洪铁城先生赞助。

1988 年，我去北京出差，专门跑到清华大学去看望曾主编，“看望”也就是厚着脸皮跑到人家办公室，满足一下追老师的心愿，站着傻傻地说几句话便告辞。人家工作期间，忙得很。是年秋天，曾主编来信，说海外掀起一股思潮，Deconstruction，刊在哪几本杂志，叫我钻研下。我找来英国的《建筑设计》(Architectural Design) 杂志，是讲解构主义专题的一期，主笔者是查尔斯·詹克斯 (Charles Jencks)，其他作品的设计者包括 Zaha Hadid、Bernard Tschumi、Rem Koolhaas、Daniel Libeskind、Frank Gehry 等。我写了篇综述的文章。1989 年，《世界建筑》第 3 期刊出解构主义专题，前面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汪坦、张钦楠的文章，我的文章排在第三篇 (图 2)。

在中国的长期传统里，房子在造，但设计者总是籍籍无名。曾先生的许多文

章，都呼吁提高建筑师和营建者的社会地位，并且描写同时代的建筑师，上至莫老 (莫伯治，1914—2003)、余老 (余峻南，1915—1998)，中至彭一刚、齐康、马国馨，少至孟建民、汤桦。1988 年，曾昭奋、张在元两先生编辑《中国当代建筑师》第一卷，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，这样为建筑师立传颂扬的书，在中国是第一次，被编入的建筑师皆感光荣和受到鼓舞。这本书编了四卷。1991 年，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落成，在北京获得高度好评。曾先生在《世界建筑》刊文，揭露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合作设计中，中日设计方的严重不对等待遇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李宗泽建筑师设计了旅馆部分，在总图设计上也有贡献，获得黑川纪章的肯定。但各类报道乃至开幕礼里，只见日本大师，不见中国合作者。曾先生的文章振聋发聩。其实，这样的事 (包括合作双方互相抢功，不提对方)，30 年后依然在发生 (图 1)。

1990 年，《世界建筑》杂志评出 1980 年代全球的 10 座代表性建筑——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上榜，并筹备专辑。我于 1989 年在香港学习 9 个月，对这座建筑有所心得。曾主编请我写汇丰银行大厦，我就写了些观感，现场看过和以前在杂志上看图，确实不一样。之后，我又在《世界建筑》上写了篇关于香港建筑的总体印象。在 1989 年和曾主编通信时，他提到爱人生病住院，要花不少时间去医院陪伴和护理。约是在 1990 年的某日，我收到他的来信，说是老伴去世，他非常悲伤，是年，曾先

生 55 岁。

1992 年，我去英国进修，注意了英国的几位现代主义大师，诺曼·福斯特 (Norman Foster) 和理查德·罗杰斯 (Richard Rogers)，虽然品高，但高技派不是人人可学或任何条件都能搬用。汇丰银行大厦和劳埃德总部办公楼，都是十分富有的业主，才产出如此特殊的建筑。斯特林的设计虽然形式追随功能，但形式别出新意，而且用的是普通随手可得的技术 (available technology)，我参观莱斯特大学工程馆 (1965 年) 和剑桥大学历史系馆 (1967 年)，非常喜欢。斯特林于 1991 年英年早逝，我去伦敦拜访了他的公司，合伙人迈克尔·威尔福德 (Michael Wilford) 在百忙中接待我，给了我许多设计的图，包括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(Tamesek Polytechnic) 的全套方案图 (我喜欢那个设计，以后专门去参观过)。那些平、立、剖图和轴测图都是手绘的，用光亮相报纸印出，沉甸甸一厚叠。我将几寸厚的图全部邮寄到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。《世界建筑》用大半本篇幅刊登了斯特林的作品和我的观感。此时是 1994 年，更多的出版物和海外公司涌入中国。

1995 年，曾先生写信告我，他已经退休。他在领导《世界建筑》杂志 10 年后，停了下来，我感到几分惋惜。有才能的人很多，但像他这样有激情、想法、洞察、胆识、干劲和魄力的建筑评论家，在中国却不多见。1996 年秋，地处北京的《世界建筑》杂志、《建筑师》杂志组团访问香港，筹备香港回归建筑专辑。带队的是王伯扬^①、陈衍庆^②两位先生。他们在香港访问了名建筑师和各处建筑，并在太古城和在港的内地同志们欢聚一堂，十分亲切。但已无人再提曾主编，我微感失落。《建筑师》杂志在第 76 期刊登了香港建筑专辑，我有幸供稿。我那时经常跑深圳设计总院，向孟建民总师要图。我曾建议孟兄请他来深圳住段时间，参观建筑，写写评论，不知后续如何，不过他确实经常往返南方。

曾老师是南方人，1960 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，分配至清华大学任教。这在当时的高校，是罕见的事。他在“文革”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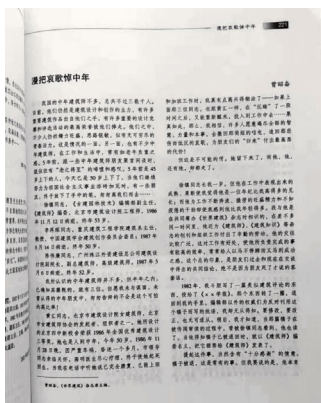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：曾昭奋先生的文章



图 2：和曾昭奋先生在一起，2000 年

曾受到迫害，这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所提及。曾先生的建筑文章，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到南方的建筑和设计者。1991年，他开始筹划佘老（佘峻南）和莫老（莫伯治）的专辑，《莫伯治集》于1994年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（图3），这本书有莫老的文章、设计作品和建筑界同行评论文章，评论文章按作者年龄排序，周卜颐^②、戴复东^③在队头，何镜堂、林兆璋在队尾。周老文章的标题为《发展中国新建筑的希望在岭南》，满腔热情，代表了全国往南看的趋向。

退休之后，曾先生频繁地往来南方，有时一住就是大半年。2000年，我收到曾先生来信，他说莫伯治老先生希望有人来参观建筑，谈谈天，邀我去广州。从香港去广州方便，我晚上乘火车到广州东站，再乘地铁到黄沙，走到沙面的白天鹅宾馆，莫氏事务所开在白天鹅宾馆的4楼，占了半层。我在1980年代就到广州参观岭南建筑，包括白天鹅宾馆，这个沙面建筑的平面在脑子里很熟。我到达宾馆，约近晚上9点，莫伯正在办公室灯下看书，他皮肤红润发光，目光慈祥，是典型广东老人家的样子。我见到前辈深感亲切。一会儿曾老师和莫京兄出来，我阅读过莫氏事务所1990年代的设计，所以聊起来，毫无隔膜。事务所约有几十名员工，正在做着大型住宅区和许多文化建筑，包括广东江门新会的梁启超纪念馆。事务所主要由莫旭、莫京兄弟打理。在设计了白天鹅宾馆后，宾馆给莫老、佘老各一间房居住。莫

氏父子都住在宾馆里，方便生活和工作。

次日开始参观，参加活动的还有北京来的吴焕加先生、广州的赵伯仁先生，一位帮事务所做结构的喻工（图4）。我们参观了广州南越王墓纪念馆、广州美术学院展馆、红线女艺术馆、广州地铁交通站，重头作品是正在施工的广州艺术博物院。莫伯早年设计了许多岭南建筑的奠基之作，现代主义手法，与园林交相融合；晚年手法多变，而且欲加雄浑，红砂岩加之浮雕的大片运用，力度撼人。“岭南”从18世纪以来，就是中国吸收海外文化的前沿，对外国手法和材料的兼收并蓄加之南方传统，促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。莫氏父子的创作，并不拘泥于过去曾经成功的模式。他一再提到埃及建筑巨柱对他的震撼。莫氏父子匠心独运，许多设计精巧；但是材料和施工质量却跟不上，在当时广州城区街道纷乱的环境下，许多作品建成站在那里，比起设计构思是降格了。

我们边参观边谈，参观后吃饭、座谈，感谢莫京兄无微不至的安排，我有幸聆听莫伯、曾老师和众前辈的教诲，在广州和美丽的白天鹅宾馆度过几个难忘的晨昏。那晚，我和莫京兄、曾老师在白天鹅的鹅潭月夜花园里聊天，初夏的熏风令人微醉。在我有限的经历里，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一夜。是年，莫伯87岁，曾老师65岁。

活动结束后，我乘兴写了篇文章《再读莫伯治》，由曾老师仔细修改后，刊于《建筑学报》2000年第9期。2001年，我带三十几位师生去广州参观建筑，再去白

天鹅宾馆参观莫氏事务所，由曾老师向学生讲话并介绍情况。2003年，我们一众同事去珠三角参观，夜宿白天鹅宾馆，我们去向莫伯致敬。这一次，曾老师不在，莫伯背有点弓，但他依然在到处走动。是年秋天，莫伯去世，寿高九十。曾老师抓紧编辑莫伯的集子，2004年，曾老师主编的《岭南建筑之光——解读莫伯治》由暨南大学出版社推出。这本书按时间顺序，收了四十几篇各时期研究、描写和报道莫老及其建筑的文章，包括郭沫若先生参观莫伯设计之北园酒家，留下的题诗和墨宝。我的拙笔《再读莫伯治》，有幸忝列其中（图5）。文集中还有多篇莫伯治带教学生写的文章，如马威、胡伟坚、倪阳等。

我之后忙于各种事务，和曾老师疏于联系。前两年，我询问广州赵教授的公子，他父亲是曾先生的同学。他喃喃地说曾老师有几年都没有来广州，怕是身体……这几年，陆续有前辈和老师离去，很多人和事，我都不敢不忍去追问和想象，只是默念祝福前辈安康。他们的安好，就是我们的晴天。

岭南建筑由广州的建筑师，如夏昌世、陈伯齐等，在1950年代草创，莫老、佘老以及一大批中青年建筑师的实践，将其推向高峰，经曾老师等评论家的系统整理，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一个显著的学派，关于岭南学派的文章，包括硕博论文，多年来源源不断。岭南建筑打破官方推崇的“官式建筑”，提倡反映气候、融入自然的建筑，给1980年代初的中国建筑设计，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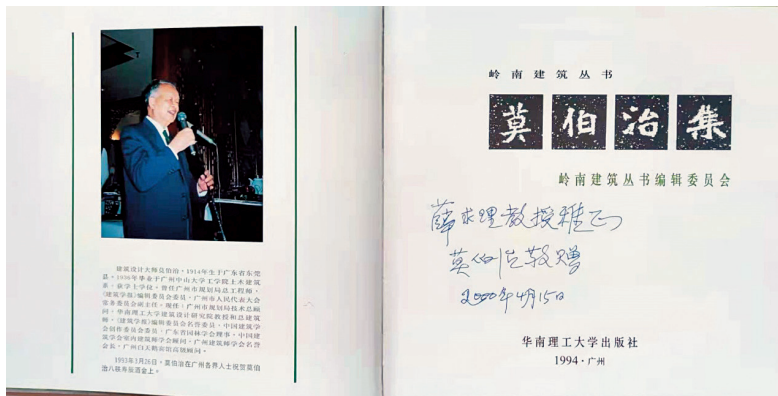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：曾昭奋先生主编之《莫伯治集》，1994年出版



图4：广州白天鹅宾馆合影，2000年5月。前排左起：曾昭奋、吴焕加、莫伯治、赵伯仁；后排左起：薛求理、莫京、喻工

求理您！

《阅读蔡伯治》大作在穗时已拜读了。我看^后改了几处具体修改之处。也认真拜读了。

“工程化万源之运上”之题。最后^后我把改之^后内容用电话告诉您，一般段落。我刚开广州时（5月20日），^后我也懒得打电话。我请您支持的谅解。我回答：改稿是平常之事，薛不会介意的。我也懒得打电话。我答应说，把已改之稿由我带北京直接交给“文汇报”的编辑作参考，由编辑^后审定。我对^后子报编辑部，但部里那位领导动手，读10天就

才能云云。因此我^后未有把稿件交出，而另决定：

①把在广州^后改之稿先不在“子报”编辑部，而是寄给您，^后请您参考，请您适当作修改后再寄“子报”编辑部^后代替及本人稿件。

②^后您认为不妥？如

士安！

曾昭奋

5月27日

家中 Tel 010-62785321

图5：曾昭奋先生致薛求理函

出了可行的路径。我近年再访岭南文化当年的代表建筑，如东方宾馆、白云宾馆、广交会、文化公园等，以后的经营管理者做了大量的整饬，这些建筑现在看上去，皆平常木然，了无当年的灵动生机，我感觉怅然。而岭南大地现今充斥了外国“明星”“大师”的巨构设计，手法不可谓不圆熟，但他们却并不懂中国的南方，只是凶神恶煞，强拗造型，重复他们的签名。与外国建筑师合作或竞争的中国建筑师，在用同样凶神恶煞的手法应战，却可能又次一等。

曾先生生于岭南，成于北京，是岭南建筑的主力推手，也是中国打开窗户往外看的先锋。最近十年，如果他依然在思考中国建筑，想必会有同样的困惑。“云归岭南”本是曾先生写莫伯治文章的题目，为岭南建筑欢呼，我觉得这恰是曾先生生命轨迹的写照。天空辽阔，云卷云舒，一朵北漂的云，决定飞回南方。我想以曾先生的文

字，作为怀念他的结语：

“风往南刮，云往南飞……似已随风南下，飘落于白云珠海处，直感到：旧梓处处有佳构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注释

①王伯扬先生，1960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，《建筑师》杂志前主编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前副总编辑，现已退休。

②陈衍庆先生，著名城市规划家陈占祥（1916—2001）先生之长子，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任教于清华大学。1996—2002年担任《世界建筑》主编。

③周卜颐先生（1914—2004），194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。1982年赴武汉华中工学院创办建筑系。著名建筑理论家。

④戴复东院士（1929—2018），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，长期任教于同济大学。1985—1989年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院长。著名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。